

# 智勇雙全一豪傑

## 張群風雲

(一)

●王成聖

筆者撰寫本文時係依照中外雜誌稿約第四條：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」撰寫，敬請張群岳公親友部屬鑒諒為禱。

### 見段總辦不願屈膝

民國名人張群，字鶴軍，因奔走革命，改名張岳軍。張的祖輩先住湖北，清初遷至四川，落籍郫縣。一八八九年五月九日張氏生於郫縣故居。父親張福，字星亭，供職長亭縣衙署，因此張群童稚時隨父親住在外縣，再隨父母親轉回成都時，已是十歲的少年了。張群幼時聰穎，父親送他到鄰近的鄧家私塾附讀，誦讀詩詞古籍。後來考進四川華陽中學，在學期間，目睹清廷腐敗，又讀了一些鼓吹革命的書報，思想漸趨變化，興起投筆從戎的念頭。

不久，清廷創建新軍，開辦保定軍官學堂在四川招生，張群瞞著家人，前去報名，初試中選，前往北京參加複試，複試由保定

軍校總辦段祺瑞親自主持，應考諸生要經過段總辦一一召見。考前，監考官特別叮嚀考生見段祺瑞時，要行旗人半跪式的請安禮。張群認為此種禮節有失民族尊嚴，表示要棄考，不願屈膝，經師友勸阻，始勉強進入考場，但立定主意不答一題，交白卷了事。考試科目有數學、理化和國文，數學、理化張群棄之不顧，獨對國文試題頗有興趣，不禁借題發揮，洋洋洒洒的寫出一篇批評時政的論文。

由於三科之中兩科未答，張群自認必名落孫山。不料放榜時因國文成績最好被錄取，見段祺瑞時，張群鞠躬為禮，段的左右見狀，同聲高叫「請安！請安！」張群答說：「我從來沒有向人請過安，不知道應當怎樣做。」段祺瑞及隨從人員亦未再行相強。張群遂進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。據張群當時推想，何以能得到准許入學，可能是清廷擔心漢人反叛，對他這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，與其讓他散處社會滋事，倒不如收進軍校訓練

一番，或者較易使他就範。

### 防張群滋事放逐日本

進入軍校以後，張群被編入步兵第二隊學習，但他進軍校後，仍不安分，常有越軌的言論。學校當局為防範他滋事，於一九〇八年選拔一批青年送日本振武學校學習，就把張群列入名冊，頗有放逐的意味。當時蔣中正正在軍校就讀，兩人一見如故，立即結成盟兄弟。

張群原擬研習砲兵，因為蔣中正習步兵，張群跟著也習步兵。一九〇五年兩人同時加入了孫中山創建領導的革命同盟會，參與推翻滿清的革命任務。張、蔣利用星期假日，邀約要好的同學和同盟會會員，租一個房間聚會，自己做飯菜，邊吃邊談革命，相互砥礪革命鬥志。

一九〇八年八月至十月，振武學校發生學潮，中、韓學生抗議學校當局取締中、韓留日學生宣告集體退學，張群名列其中。後

來學潮平息，張群繼續學業，共研習了三年，和蔣中正同以士官候補生的資格，分配在日軍第四十三師團野炮十九聯隊實習。

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，張群和蔣中正同回上海，參加了九月十三日陳（英士）其美在上海發動的革命行動。上海光復後，張群任滬軍都督府軍務處軍機科長。不久，滬軍改編為革命軍第卅二師，由黃郛任師長，張群為參謀，蔣中正任第五團團長。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爆發，張群參加討伐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，擔任討袁軍副官長。討袁失敗後，張群逃往日本，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，蔣中正仍留上海。一九一五年張群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，正值袁世凱圖謀稱帝，國內政治氣氛惡劣，張群應友人邀，赴爪哇中華學校教書，次年回國，任浙江督軍署參謀。

一九一六年春，岑春煊受政學會擁護，在廣東肇慶成立軍務院。張群趕往投效，任副官長，並加入了政學會。

### 入川受制服務河南

一九一八年熊克武任四川督軍，委派劉光烈為駐外代表，負責與南北各方交際周旋。因軍務院在袁世凱死後撤銷，張群遂在上海閑居。

一天張群與劉光烈碰了頭，向劉光烈道出私衷，謂擬回川為桑梓建設貢獻心力。劉光烈將張群意願電轉熊克武。張群曾參加同

盟會，二次革命失敗後熊克武亦在南洋流亡，二人之間有些淵源，於是熊克武立即復電表示歡迎，說已經內定以四川省警務處處長兼四川省警察廳廳長兩職相借重。張群啓程之前，劉光烈還代熊克武致送旅資三〇〇元以供途中開銷。張群抵成都，已是一九一九年了。

事情並不很順遂。張群要接替的前任楊維（莘友），也是個老同盟會員，曾被清吏設置獄中，辛亥革命四川光復後始獲自由，初任巡警總監，治績優良，在群眾中享譽甚高，後去職。

熊克武督理四川時，楊維重掌警政權力。此番以張群繼任，楊維頗為反感，不僅拒不交代，且還命人在社會上散發匿名傳單，揭發張群家世陰私，肆意進行人身攻訐，使張群大感難堪。在此情況下，張群難免不移怨於熊克武，以為克武熊陽加延攬而陰設阻礙，致令張本人顏面掃地。其實楊維所為，熊克武先前實不知情。後乃挽請省議會出面，向楊維施加壓力，迫使楊維交代。議長李肇甫（伯申）表示願盡力相助，資中議員李獻文及川北某縣議員同時表示，將伴護張群赴四川省警察廳視事，楊維見形勢不妙，只好離職而去，僵局始解。

張群就任後，便欲革新警政，培育新人，曾開辦警察訓練所；關心警察幹部的生活，為他們制作夏冬衣服棉被，耗費較多，報銷時遭挑剔，心殊不快，終與熊克武未能和

諧相處，未幾便解職他去。

傳言張群為「一軍系」（即熊克武系）人物，實則張群對「一軍系」缺乏好感，只能說客串過幾天。然於李肇甫則深為感佩，當然也就有了情分，所以廿年之後（一九四〇年冬）張群作四川省主席，即邀李肇甫擔任省政府秘書長。又有傳言孫中山曾派蔣中正到四川做警察廳長，熊克武不表同意，蔣中正祇好離去，起程時，張群雪中送炭，曾饋贈銀洋五百元以當程儀，後來蔣中正得勢，張群便富貴榮華。

此種傳說，絕不可信。徵諸史冊，蔣中正第一次入川之期是在一九三五年春末，即劉湘統一四川於是年二月十日在重慶組成新省政府以後，在此之前，蔣中正的足跡從未曾一履蜀土，因此張群贈金之謠當就不攻自破了。

張群在四川待不下去，便到河南開封當警務處長。

卸任後，再回上海，到趙鐵樵辦的雙輪牙刷廠擔任經理，因對商務不感興趣，乃辭職。不久，國民革命軍第一次北伐，他便到北伐總司令部任總參議，後來寧漢分裂，總司令蔣中正下野，張群亦去職，偕蔣中正赴日訪問。

孫中山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，任命蔣中正為校長，張群一直追隨左右，為蔣校長出謀策畫，奔走協調。一九二八年，第二次北伐順利成功，蔣中正在南京主持國民政府

，出任陸海空軍總司令，張群任總參議兼上海兵工廠廠長，官不算大，但權力甚大，對四川政務逐漸注意。這時，四川軍閥把守夔門閉關自守，又奉南京中央為領導。一九二八年九月下旬，川軍勢力較強的四個軍長（劉湘、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）在資中開會，商討分割權力問題時，議定裁編軍隊，成立省政府（北洋時代叫省長公署）。南京

中央據報，於十一月初發表劉湘為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委員長，劉文輝為四川省政府主席，川中軍政大權遂為劉湘、劉文輝所分享。遭致其他各軍的不滿，於是有以楊森、羅澤洲為主力的同盟軍的產生。同盟軍決定先向駐軍重慶的劉湘進攻，然後再推倒劉文輝。楊森、羅澤洲亦知欲圖大事，莫若暗中先事取得南京中央的認可和支持，因此在用兵之前，特派邱壽雙（羅澤洲的參謀長）為代表，要他秘密到南京上海接洽，在政治上先作溝通。邱壽雙原是一軍系人，作過湯子模部的參謀長，一到上海，便與旅居上海的石青陽、盧師諦、呂超、黃復生等熊克武軍系要人一一相見，籲請他們關心川局，鼎力維助。

這些人與劉湘本有宿怨（劉乃二軍系首領，一九二四年春初，二軍擊敗一軍，熊克武率部退離川境），聞川事將有變化，怎能無動於衷。他們希望劉湘早日敗潰。這時張群已是上海市長，他們紛紛向張群進言，謂劉湘日見敗象，望張群轉請中樞對同盟軍安

定川局的行動默予認可，張群允相機為助。當邱壽雙請見張群時，他開門見山地對邱壽雙說：

「戰端一起，貴在速決，果能克日收功，則設詞維護自較容易；若其曠日持久，格外生出枝節，那就將難於置喙了。當事諸公務必善為推選。」這可算是張群插手川事的第一回合。

孰料當年十二月至次年一月楊森、羅澤洲兩部在進攻重慶時未能同時行動，遂遭劉湘各個擊破，楊森盡失下川東廿多縣防地，一蹶不振。四月左右再發生上川東之戰，這場戰爭是同盟軍在資中、內江地區與劉文輝角逐，同盟軍仍以失敗告終。結局如此，張群自也可就置身事外，不再聞問。四川還是在劉湘、劉文輝的掌控之下。

### 說服張學良歸中央

一九三〇年，國軍編遣裁軍會議破裂，閻錫山、馮玉祥和蔣中正爆發中原大戰，自春至秋，歷時七個月左右，戰場上互有得失，而勝負未分。

這時擁兵關外的張學良，便成了時局的重心人物，張學良如擁戴閻錫山、馮玉祥，則蔣中正必敗，張學良如擁戴蔣中正則閻錫山、馮玉祥必敗。雙方都派代表爭取張學良，蔣中正所派的代表是張群與吳鐵城。

張學良對張群表示理應擁護蔣正中的中央，對馮玉祥、閻錫山的代表則說當然願與

咱們北方人站在一起，情詞閃爍，令人費疑猜。及後鄧漢祥來會張學良，因與張學良早年有舊，故張學良對鄧漢祥殷勤有加。張群同鄧漢祥本屬交好，料鄧漢祥此來必已獲悉底蘊，即一再向鄧漢祥叩問究竟。張學良確曾以真意告訴鄧漢祥，就是他決心擁戴蔣中正，但正待召集各地高級軍政官吏來瀋陽開會，以便作出最後決定，尚未公開之前，希望鄧漢祥一定要守密。鄧漢祥既不可違背張學良的囑咐，又不便拒絕張群，乃謊稱毫無所知，只好含糊糊糊地對張群說：「我相信你必能圓滿完成此行任務。」鄧漢祥的說詞雖隱約不彰，張群卻不難心領神會了。

就在此時，張群似有意要結交劉湘。他曾對鄧漢祥談到劉湘一向將他看作是「熊克武所屬的一軍系」，這可能是誤會。鄧漢祥立將張群的意思電告劉湘，希望劉湘和張群趁機拉上交情。劉湘當即復電，情詞懇切，張群頗感欣慰。這時川中劉湘、劉文輝二劉合作，表面尚少裂痕。鄧漢祥原視二劉為一體，故於獲知張學良意願之所在後，立即急電劉湘，謂大局將定，慎勿輕舉妄動，望立將此情轉告劉文輝。而劉湘秘不告知劉文輝，於是劉文輝又貿然通電反對蔣中正，以致在政治上陷於被動地位。

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，張學良發出巧電，明白表示擁護蔣正中的中央，同時下令東北軍入關助蔣中正討伐馮玉祥、閻錫山，蔣中正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。然而劉文輝

卻不識時務，竟在九月六日還領銜會同鄧錫侯、田頌堯發出反蔣通電，要蔣中正剋日下野，息事寧人。這著棋自然輸定了。鄧漢祥希望張群為劉文輝設法轉圜，張群答稱俟回南京後再從長計議。不久張、鄧先後返滬。一日張群至鄧漢祥處，說是將去奉化見蔣中正，對於劉文輝的問題，問鄧究應如何為是。鄧謂可由劉湘出面電蔣對劉文輝請加寬容。張以為可，囑告劉湘速來電，願為代轉。後要鄧漢祥轉告劉湘擬出解決川事的具體辦法，以供中央採擇。劉湘拖延未答，張群又再次催促鄧漢祥，為此鄧漢祥特遣返重慶與劉湘面商，劉湘仍表示軍民分治。

經由張群從中緩解，蔣中正即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廿七日明令改組四川軍政機構：一是特派劉湘為四川善後督辦（撤銷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），所有四川各軍歸該督辦全權編遣；二是改組四川省政府，仍由劉文輝任主席。一九三四年冬，蔣中正為追剿共軍而北上，電召劉湘赴京商討作戰方略；就在此時劉湘因蔣中正之助統一了四川，次年二月，以劉湘兼任四川省主席的新省政府在重慶成立。四川軍頭閉關自守的局面結束。蔣中正指定楊永泰、張群、吳鼎昌三人與劉湘會商，可見有關四川的事是少不了張群的。

### 引荐棟樑才楊永泰

楊永泰插手四川軍政事務，是張群引荐的。楊永泰，字暢卿，廣東省人，早年做過

廣東省長，與張群同為政學會要角，交情不錯，張群且深知楊永泰才氣橫溢，堪當大任，遂荐於蔣中正，不料約見時，楊議論時局，未中蔣中正之意，當即端茶送客。時過不久，一日蔣中正把某一重大問題交付張群，囑為妥籌處理方略。張群決事持重，必待衡慮周詳方始報命，惟此次交卷最先，所擬條款又頗切合蔣意，遂疑有人代為操刀。質之張群，張毫無隱諱地答道：就是楊永泰。至此蔣中正才算對楊永泰有所賞識。接著楊向蔣獻「萬言書」，「三分軍事、七分政治」的「剿共」戰略以及「剿共」區域行政制度，諸如省政府合署辦公、省縣之間設行政督察專員公署、縣政府裁局改科、縣以下分區設置、編組保甲、收繳民團槍支編成保安隊、修築碉堡、徵工築路、開辦農村合作社等等綏靖地方的措施，都是楊永泰的傑作。楊由此一躍而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的秘書長。南昌行營管轄豫、贛、湘、鄂、皖、閩、川、滇、黔等省，權力凌駕行政院之上，而行營大權又完全由楊永泰掌控。這時的楊永泰炙手可熱、盛極一時。世人所稱的「新政學系」，呼之欲出。不少人把楊永泰、張群、熊式輝三人視作是政學系的首腦，可是楊永泰的地位實已居於張群之上。後來張群轉任外交部長。楊永泰因受復興社、C

世公認新政學系的領袖非張群莫屬了。

### 劉湘病逝回川執政

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，中央任命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，次年率軍出川抗日，因胃潰瘍舊病復發不治，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廿日病逝漢口。中央遂即發布張群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，策畫全面收回川政。但川中諸軍頭心中不服，並且有所行動，一九三八年一月初，劉湘屬下的六個師長、五個獨立旅長由許紹宗領銜聯名請以賀國光、鄧錫侯、劉文輝、王纘緒分掌軍政民政，佯不知已發表張群主川的明令。張群亦知主川之不易，未立即到職。而由省府秘書長鄧漢祥代理，並致函鄧漢祥表示將知難而退，不事強求。消息外洩，論者皆認為張群極為明智。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，中央改派張群為重慶行營主任，四川省主席由王纘緒接任，鄧漢祥調行營第二廳廳長。鄧漢祥在反張聲中未為張群助力，而且明顯的站在反對的一方，出謀劃策。事後張群心中難免芥蒂，曾在就任行營主任之後，一次和劉文輝的閒談中道及，但張群並未放棄鄧漢祥，反而予以重用，這是張群恢宏的胸襟氣度所表現令人佩服之處。（未完待續）

• C 兩大派系攻訐詆毀，寵信見衰，遂出以替代張群。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，時約一年，一九三六年冬在武昌遇刺身亡，之後，舉

參考資料①張群著：我與日本七十年。

②王文慶：張群傳奇。③吳崇蘭：張岳公的幽默。④王唯石：張群的風範。⑤黃天邁：張群傳真。